

柳川日和手帖・

曲頌林篇



傳說——或者說是謠言——的結構總是相似的，甲起了頭告訴了乙，乙告訴了丙，丙告訴了丁。甲說出來的時候或許語帶保留，以一種遲疑的語氣告知；乙將遲疑轉為肯定，並添加了一點細節以證公信；丙表示自己只是聽說，但的確也聽到自己的三姨也遇過類似的事情；丁則指證歷歷的讓自己成為了當事人，反過來質疑別人都是偷了他的經驗。

當然，對戊己庚辛乃至其他旁觀者而言，這傳說——或者說是謠言——就已經成立了，就算甲跳出來洗白，恐怕也無濟於事。

傳說——或者說是謠言——中的「那個只有書的商展」大概就是這樣來的。

據說，不分時間、不分地點、也未必可以摸索到出現的頻率，那個商展就是會在你不經意時颯然出現，商展裡沒有人，只有層層疊疊的書，那些書超越了語言與時代，一股腦地堆在商展中。你可以隨意翻看，也能當作自己是閒逛，除了耳邊經常會傳來你看不到的人或東西製造出來的聲音，你完全是自由的，隔一段時間就會自然離



開商展。

據說，有些人會有機會在商展遇到「他們需要的那本書」，那些人總帶著疑問而來，並且剛好會有一本書在他們面前展開，透過閱讀那本書或特定的篇章，疑問被定型，而書中情節與字句會搭建出一座可能性的橋樑，引領讀者重新思索自己心中的疑問。

據說，遇到這種情況的人都會得到答案，從而踏上人生的轉捩點。

不過，都只是據說而已。



曲頌林有個隱密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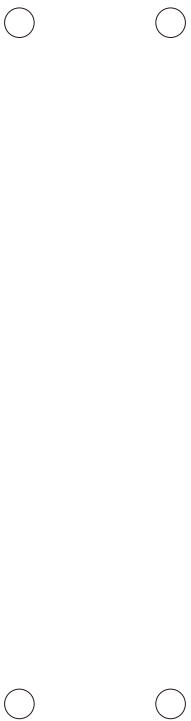
那大概是二十歲時去日本唸書時染上的，本來是在學校附近的陰暗隱密的小店偶然發現店主的秘密，訕笑過後發現居然是學長，於是在勸誘間也開始試了一下，馬上體會到其中的美妙之處。

到現在都三十三歲了，他仍然無法釋懷，只是在台灣要拿到日本產的東西不是那麼容易，往往需要訂購，而他實在是無法跟相熟的店主說他想要那個，所以也開始用台灣的產品代替。

也沒什麼不好的，法文有個詞叫 *terroir*，意指葡萄酒在不同的地方會有獨特的風味，那個不同的風土條件就是 *terroir*。台灣的風土與日本不同，所出產的自然也就不同，相較於日本的確有著自己文化的含蓄性以及曖昧，台灣現在產的的確會提醒他當年初嚐時感受到的猛烈與衝擊，可能更對他的味也不一定。

只是在台灣沒有人能像學長那樣跟他一起品評、比較、分享，還是覺得很寂寞。

「terroir」他唸了出來，許久沒用法文，唇齒遲滯許多，但發音應該沒問題的，他在早稻田時還特別去アテネ・フランセ法語學院上了好久的法文。啊，爲什麼他只能一個人偷偷的看戀愛小說呢？那種每個人都猜測彼此內心，在克制與激情的邊緣反覆徘徊的劇情，那種每個人都憑藉本能聲張自己主張的人物設定，不是很美好嗎？爲什麼中年人苦悶的性慾是經典而青少年少女相愛就是不值一提呢？



「那個，曲桑，方便打擾一下嗎？」

年初剛來報社的中島小姐探入辦公室內找曲頌林，其實整間報社幾乎都叫頌林「弁慶」，據說是因爲身材高大的關係，但中島小姐不知道爲什麼，始終都只叫曲頌林的姓加尊稱。

「喔阿梓，怎麼了嗎？」頌林叫出了同事之間對中島小姐常用的稱呼，起身後發現對方要跟他討論月中台中郵便局落成與通信展覽會的訪問事宜，於是兩人就到會議室去。

由於是很例行的採訪，在作爲老手的曲頌林安排下，兩人很快就分工跟要做的準備分配好了，之後兩人就閒聊起來。曲頌林看著中島小姐，意識到作爲在台灣出生的內地人第二代，與同齡本島女性相比，的確更有品味一點。略帶蓬鬆的耳下短髮，凸顯了現代女性的魅力。特別是在耳前落下的幾絡髮絲，更會引導人往她纖細而白皙的脖頸處瞥。

「阿梓平常喜歡看小說嗎？」曲頌林狀似隨意地問，「我是說那種不那麼嚴肅的作品。」

「看啊，我蠻喜歡大佛次郎的。」中島小姐思考了一下，隨意把頭髮塞向耳後，「捕物帳之類的也喜歡，半七還是平次都很棒。」

「我不是說那麼深沉的啦。」曲頌林笑著說。

「但捕物帳已經很輕鬆啦？」中島小姐隨意回答，然後看向牆上掛鐘，驚叫：「要十一點了，我得趕快去瑾園，跟小魯先生有約，那曲桑我先離開了。」

曲頌林目送中島小姐離開，帶著點困惑，但馬上打起精神也跟著離開了。



大概五年前，曲頌林開始發現，怎麼稱呼一個人不只是決定關係親疏，更決定了人家是怎麼看待你的。

二十歲以前，他叫林頌文，叫這個名字的人往往看見的是他作為林家後代帶來的豐厚利益；去日本唸書時，他叫ふみ，就只是個口袋有幾個錢，口音好像從鄉下來的早大學生；回台後開始工作，他叫弁慶，是個頭腦靈活賣力氣也行的《臺灣新聞》記者；而在三十歲時，阿爸——不，現在應該是叫養父了——告知其為中國友人所生，因友人來台時意外去世，膝下猶虛故而收養了他後，他為自己取了個名字叫曲頌林後，他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別人該怎麼叫了。

當初是族叔發難外人不該有繼承權，養父覺得該先讓他知道真相才說的，他改名其實也不是要抗議或是自覺委屈，只是覺得該用自己的名字來榮耀生家與養家。卻沒想到，過去只要報名就能進去的場合，如今居然需要先行預約。

三十歲的曲頌林，帶著迷惑與不解活到了現在，卻更發意識到某種惶恐，如果自己

以爲的身份，居然只因爲改了名字就會如此劇烈的改變，那人到底有什麼好安身立命的？

尤有甚者，名字所挪移的好像不只是個人的身份，大家會用台語跟林頌文說話，用日語跟ふみ與弁慶說話，遇到曲頌林時往往會帶著歉意用台語或日語說話，並解釋「不好意思我不會說中國話」，曲這個姓在台灣太少見了。

「人是多麼不穩定的存在啊。」曲頌林經常這樣想。



這種對於身份的恐慌，以及面對自己的不確定性，跟曲頌林隱密的興趣結合在了一起。

他忽然很渴望一個由自己決定的關係，也就是不是因爲他的血緣、學歷、工作這種社會人的倚仗而結交的關係，他渴望一個專屬於他、一個只因爲他是他而願意跟他有所連結的關係。

許多他讀過的戀愛小說浮現眼前，那些女子不顧一切拋棄自己的出身只爲了與男人同結連理的情節、那些男子忽視階級差異相信只有自己能帶給對方幸福的情節、那些無論外在如何顛沛無論倫常如何桎梏仍舊只以愛爲名連結彼此的情節，愛情是他們的救贖，也將會是他的。

於是曲頌林熱切地想要戀愛，一如那些天正時期的摩登少男少女一樣的戀愛。

他想到中島小姐，容姿端麗、行止得宜，良好的教育讓她可以與他共享生活的樂趣，也能進行此時多數女性仍無法進行的抽象概念的思考與對話，內地人的角色賦予了

她更獨立的性格與對抗的底氣，不會總是唯唯諾諾以男人爲重，她能爲自己做主，也能爲自己的愛情做主。

更重要的是，她顯然也對他有意思，曲頌林想，她總是叫他認祖歸宗的姓而非綽號，不就表示她不想要跟大家用一樣的稱呼嗎？她面對他時總是有些小動作讓他注意自己的外型，難道不是一種邀請嗎？儘管同爲記者，但有那麼多前輩她不請問只問他，難道不是一種肯定嗎？



偶爾，曲頌林也會想起那個穿著大襟衫與同色系袴的身影。

那是他剛從日本回台灣，正在不確定自己到底該往什麼方向走的時候，到養父的幾個產業去繞了一圈都沒有發現自己喜歡的，感覺自己就不適合坐在辦公室，而更適合在球場上衝鋒陷陣。養父無奈，要曲頌林去跟他好友楊先生聊聊，認爲楊家單純做零售生意，會更熟悉時代脈動。

所以他去拜訪時，便是由那女孩接待，看起來還有些侷促不安，甚至不知道正確的倒茶時機，從小便教養合宜的他，狀似有些困惑。於是楊先生才說，那女孩是自家夫人的外甥女，家裡比較苦，就接到這邊當女中，招待不周還請先生見諒。

曲頌林自然表示無所謂，但對這女孩上了心，日後楊先生介紹了記者的工作，他如魚得水。爲了上班方便在報社附近租了房子，地緣關係就時常走動，與楊家的獨子來往密切，這孩子與表姐關係好像也不錯，於是就一來二去的混了個眼熟。

曲頌林隱約感覺到，那女孩對他也頗上心，他喜歡略涼的茶水，在楊家喝到的都是剛好的溫度；當楊家小弟發現他的衣服破時，也是女孩提出要幫他縫補。即便後來女孩到了洋裁行上班，仍時不時地託小弟來打探他的消息，前不久還用個小謎題來提醒兩人的關係。

跟台灣人在一起好像也沒什麼不好的，他想起自己的身世，浮萍總是得找到根著地的，女孩樸實的性格與地方的強烈連結，似乎可以給他一個家的想像。



時已近午，曲頌林打算出門去初音町吃個午餐，順便到吾妻樓喝杯咖啡，剛好下午可以去吳家的宴會，明年州廳的擴建工程就要完成，有小道消息傳言要大幅更新人事，想說去找幾個認識的朋友看看能不能先打聽到什麼消息，提早佈局。

離開報社，沿著大正橋通往西北走，十一月初的中午，太陽曬在皮膚上仍然有點熱辣，於是不自覺地觀察其附近民宅或建物的植栽，試圖在心靈上汲取點涼意。

無意發現，附近民家多種起了櫻花樹，而且是本島人喜歡的染井吉野櫻，儘管在台中天氣恐怕沒辦法盛開，但還是佔據了大部分土地；過去常見的阿勃勒跟玉蘭花則偶爾才能看見幾株。直到快走到總督府臺中病院時，他才看到一株山茶花孤零零地立在民宅的圍牆內，花期已近，只是別說花了，連花苞都只看到兩三個而已。

「時移事去……」曲頌林喃喃自語道，「橘逾淮爲枳，那中國的山茶花來台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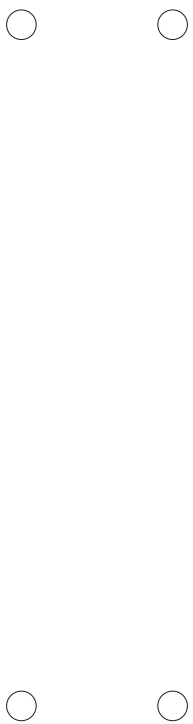
這時他忽然感覺一陣悶雷聲，不確定從哪傳來卻很實在，他看向天空，晴朗無雲，



即便到遠處的大肚山都沒有任何水氣的痕跡，不是下雨。

他走到柳川岸邊，從腳下傳遞的震動，可以知道在附近有人潮集結，作為記者，這附近居然有這種大型活動，明顯失格；作為一個人，他也有著基本的好奇心；作為一個懷著苦悶的人，他或許也正好需要一些非日常的熱鬧來沖淡一些什麼。

所以他走了過去。



那是一個怪異的商展。

擺在柳川岸邊，連綿不絕不知終點在哪的頂棚與帳幕，耳邊傳來人群的喧囂——曲頌林甚至有聽到兩個女孩討論等等要去吃什麼的話題——眼前卻看不見任何身影，遠方傳來各種食物的香氣，杏仁茶、咖啡混合著炸物與甜點的味道，不過就是看不到食物或者是相關器具。

整個商展只有幾乎無限的書，曲頌林匆匆瞥過，用字的外觀就可以清楚是哪個語言，大概有梵語、阿拉伯文、泰文、韓文、希臘語跟中文，其他如西歐國家他認得的也就有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語，其他那些無法判斷國家的語言更是所在多有。

他瞬間覺得自己挖到新聞了，職業素養讓他意識到面對的是多麼奇特的狀況，一個只有書的商展，書甚至還涵括了未來的出版品——他看過所有川端康成的小說，卻有本沒看過的《雪國》躺在那裡，旁邊還放著本《廚房》，作者名字頗有趣。

有種直覺讓他知道能探索的時間有限，在空間無限大、時間不確定的狀況下，他應該要不浪費任何一點時間，開始盡其所能地記下所有細節，他也真這麼做了。只是他發現，那個悶雷聲居然從未消失，而是搏動得更為強烈。

那是，他的心跳聲。

跟著心跳聲的指引，他看到了那本書：《蝴蝶春夢》，他知道他該略過這本書，去調查這商展的更多資訊，這商展的報導有機會成爲他職業生涯的分水嶺，而那本書只能回應他人生的問題而已，怎麼想都很好選吧。

他拿起了那本書。



曲頌林拿起的《蝴蝶春夢》，是一本三百二十頁的英文小說，一般來說讀起來大概要花四到五個小時。不過幾乎是才剛碰到，這本書所有的資訊與內容以一種壓縮的狀態直接傳遞到他的腦中，並以他在經驗上可以理解的形式解壓縮。等到他在腦中處理完一口氣湧入的資訊，並有餘裕思考且跟自己產生連結的時候，已經過了十五分鐘了。

用更清楚一點的說法，那就是他花了一秒閱讀，卻花了十五分鐘思考。

《蝴蝶春夢》是大大致可以區分爲前後兩部分的小說，前半段是一個普通的小公務員用冷靜近乎冷淡的語氣講述自己暗戀一個女學生近乎妄想，後來因爲獲得樂透於是覺得兩人距離接近就綁架並監禁對方的故事；後半段則是女學生的日記，告知我們她的監禁故事。

這本小說完全建立在男人自己的妄想，以及擅自決定愛情關係可以改變自己蒼白的人生。

「看完」小說後，曲頌林怔愣在原地良久，久到那些頂棚帳幕如同海市蜃樓般融化在空氣中，身邊的嘈雜人聲也如海水退潮般褪去，他仍然一人站在原地。

作為一個大學生，也作為一個常用筆名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發表文藝評論的作者，他當然很清楚知道小說與人生的關係，而如果這本《蝴蝶春夢》真是解答他現在人生的答案，那根本不是引導，而是直接在他臉上打了一個耳光。

汝不得以妄想自以為是。



曲頌林想到大學時讀田山花袋（少女病）的時候，年輕的他對於小說中那個在電車上意淫少女的中年男子不屑一顧，自以為是的覺得自己一定不會成為這樣的人。但就算他未及中年，也沒有被家庭磋磨到沈悶無趣毫無價值，他仍然做了一樣的事情。

他把自己對於身世、對於自己到底是什麼人、對於即便如此仍然渴望被認為是台灣人的困惑與情結，簡化為一個單純的選擇題，不管是中島小姐還是楊家的女中，選誰都可以，不僅都可以結婚，也都可以成為他人生的出口。他彆扭的期待自己的人生能夠如同戀愛小說一樣，遇到一個全心全意愛著自己的人，從此活著的價值與意義都跟那個人綁在一起。

一如他彆扭的將姓改回生父的姓，儘管知道在台灣極為少見，每個人都可以辨識其來歷，還是希望有人在這個前提下肯定自己是他們的一份子。不是橘逾淮為枳，而是就算大家知道他是橘，仍然願意把他當成是枳。

那本書與其說是解答他的人生，更接近將那個問題具象化為他必須要面對，也只有

他能面對的高牆。他會爬過去的，如果山茶樹在台灣的土地上仍能長出自己的姿態，那他一定可以闖過那道高牆。

不過或許先試著跟報社提出外派到中國的要求吧，先從理解開始面對自己。

他發現自己回到現實，看了看懷錶發現時間居然沒花太久，於是沿著柳川繼續往前走，然後，意外的發現，楊家的太太、小弟以及那個女中還有不認識的一個女孩正走在一起。

大家都看來如釋重負，還是因為自己也如釋重負呢？曲頌林這樣想。